

蘇曼殊潮音集英文自敘

嘯霞譯

拜輪和師梨是兩個英國最偉大的詩家。二人都有創造同戀愛底崇高情感，當作他們詩情表現中的題目。是的，雖則他們大抵寫着愛情，戀者，同着戀人底幸福，但是他們表述時的作法，有好像兩極曠遠地離異着。

拜輪生長教養于繁華，富庶，自由的生活中，他是個熱情真誠的自由信仰者；——他敢於要求每件事物的自由——大的小的，社會或政治的。他不知道怎樣或那裏他是到了極端。拜輪底詩像種有奮激性的酒料，人喝了愈多，愈覺着有甜蜜的魔力。牠們通篇中充滿了神迷，美麗，與真實。在情感，熱誠，和直白的用字內，拜輪底詩是不可及的。他是個坦白而高尚的人。當正從事於一件偉大的事業，他就到了末日。他去過希臘，在那裏曾助着幾個為自由而奮鬥的愛國者。他一生的生活，境遇，與著作，都纏結在戀愛和自由之中。

雖是個戀愛底信仰者，師梨是審慎有深思。他為着戀愛的熱誠，從未在任何強猛爆裂出的表示內顯現着。他是一個「哲學家的戀愛者」。他不但喜好愛底優美或是為戀愛而戀愛，他并愛着「哲學裏的戀愛」，或「戀愛裏的哲學」。他有深奧處，但不恆定：毅力中沒有青年時代的信仰心。他底詩像月光一般，溫柔的美麗，恍惚的靜止，在沈寂恬默的水面映射着。師梨在戀愛中找着涅槃，拜輪為着戀愛，並且在戀愛中找着動作。師梨能克己自制，而又十分專注於他對 Muses 的崇拜心。他底早年慘死將要永久悲慟，有像英國文學一樣的長存着。

師梨和拜輪兩人的著作，在每個愛好學問的人，為着欣享詩的美麗，評賞戀愛和自由的高尊思想，都有一讀的價值。

在這幾頁裏，我得有榮幸，來把道數首從拜輪集中譯出的詩，貢獻於諸位讀者。

此後我將竭我底能力，翻譯世界聞名的沙恭達羅詩劇，在我佛羅迦的聖地，印度詩哲迦梨陀婆所作的那首，以獻呈給諸位。

至於我賦任此書的工作，曾為讀者所欣賞着，那就是作者懇摯的欲望了。



愛底哲學

師 梨

泉流同江河混合了，
江河同海洋混合了，
天上的風永遠地融和着，
用了那甜蜜的情緒；
世界上沒有一物是單獨的，
萬般都照了神聖的律理，
一定要彼此互混着。
我和你爲什麼不這樣呢？

看山嶺吻着高大，
波浪彼此互抱；
沒有姊妹花可以饒恕的
倘使牠輕藐了牠底兄弟。
太陽光懷抱地球，
月亮光吻着大海：
問那些接吻值得什麼
倘使你不愛着我？



留別雅典女郎

拜 歌

雅典的女郎呀，我們分別前，
還，吹還我的心來！
或爲是牠已經離去了我的胸，
請就藏着，其餘的也拿了去罷！
在我臨行前，聽着我的誓語，
我底生命呀，我永愛你。

爲了那些散漫的髮髮，

意琴海的風相款愛着；
爲了那些眼臉，牠們黑漆的眶緣，
吻着你柔軟的臉上秀色；
爲了那些跳動的眼珠和麋鹿一般，
我底生命呀，我永愛你。

爲了那我欲望着膏味的朱唇；
爲了那帶兒環繞着的纖腰；
爲了這記念的花兒，告訴出
言語不能這樣微妙的說着；
爲了愛情交互着的歡樂和悲痛，
我底生命呀，我永愛你。

雅典的女郎呀！我已去了：
想着我，愛人！當你寂寞着。
雖是我像飛一般的到了億史退姆，
雅典仍要繫住着我底心靈：
我能停着愛你麼？不能！
我底生命呀，我永愛你。

這篇譯文，和兩首譯詩，三年前已在別的刊物上登載過。爲着有許多不能達意地方，并有數處錯誤，今輒爲訂正刪改，較初稿當稍完滿的了。

曼殊英文原敍，見潮音集中。二詩也載潮音內，是我任意擇譯取出，聊以證明敍中之言，然未敢以爲可完全代表二人的著作。愛底哲理一首，集內沒有譯詩。留別雅典女郎一首，依英文直譯爲「雅典的女郎呀，我們分別前」。此詩潮音集中有用古詩譯的四章，然並非曼殊所作，乃自其友人處探得的。此四首譯詩，在舊文學上或有相當價值；惟若以爲譯拜倫的詩，則反不如謂爲譯者自作的倒相近些。我譯的祇是幾句散文，不敢謂詩；沒有鏗鏘的音韻，更談不到雅。不過我相信，比較的可把原作的意思達

出的了。

文中英文人名等譯音，如 Byron 拜輪 Shelley 師梨等，皆依曼殊原譯，間亦有我自己意思譯的。

曼殊底文學因緣敘：『沙恭達羅者，印度先聖昆舍密多羅女，莊豔絕倫。後此詩聖迦梨陀婆作沙恭達羅劇曲，紀無能勝王與沙恭達羅羣戀事，百靈光怪。千七百八十九年，William Jones始譯以英文。至德Goethe見之，驚嘆難爲譬說；遂爲之頌，則沙恭達羅一章是也。Eastwick譯爲英文，衲重遂譯，感慨繫之……』。曼殊譯的沙恭達羅頌錄下：『春華瑰麗，亦揚其芬；秋實盈衍，亦蘊其珍。悠悠天隅，恢恢地輪，彼美一人，沙恭達羅！』。

可惜的，曼殊不能把那篇世界聞名的沙恭達羅劇曲逐譯做中文，像他在集中自己希望着。

一五，四，一，于清華。

哥德文藝思想的斷片

唐得源譯述

文學是一種斷片中之斷片。過去的事實與傳說寫出來的不過一極小的部分；而在這寫出來的極小部分中，曾經保存起來的，更是極少數中之少數。

然而在斷片性質之文學中，又很千篇一律，此是見人類心靈與命運之狹小。

文學之衰落，宛若人類之就下。

古典派的文學是健康的；浪漫派的文學是病態的。

逃出世界的方法莫過于藝術；聯合世界的方法亦莫過于藝術。

卽至在最樂與最苦的時候，我們仍需要藝術家